

# 物件導向編程精要

## Essential Object-Oriented Programming

柯向上 Josh Ko

2007.03.11

### 前言

本文介紹物件導向編程 (object-oriented programming) 的核心脈絡。介紹一門學問有兩種可能途徑：循歷史進程娓娓道來，或依當代理路做系統化介紹，兩條途徑各有優劣，而且些許互斥。本文採納系統化途徑，以 C++ 或 Java 為例，並預設讀者對這兩個語言或類似語言的 OO 機制有基礎認識，例如 class 與 object 之間的關係。以這兩個語言為例，多少暗示本文所關注的是比較古典的 OOP，如 Ruby 的 duck typing 就不在討論範圍內。

### 物件導向分解

物理學家致力追尋物理世界的終極定律，他們相信這個定律是簡單而優雅的。與之相對，軟體系統的本質是複雜 (complexity)。人類同時能夠處理的資訊量有限，因此當程式員面對一個複雜系統，必須將之分解為規模較小、功能較簡單的元件，一次專注於一個元件而選擇性忽略其餘元件的細節，藉著掌握各個元件而掌握整個系統。這個選擇性忽略的過程稱為 *abstraction* (抽象化)，是人類建造複雜系統的關鍵手法。物件導向範型 (paradigm) 指出，應該將系統分解為一個個的物件 (objects)，讓這些 objects 之間互動，如此模塑 (model) 整個系統。相對於 object-oriented decomposition，algorithmic decomposition 的拆解對象是系統的行為舉止，把整個系統的處理過程分解為較小的處理步驟。值得注意的一點是，這兩種範型並無先後或輕重之分，如 Booch 所說<sup>1</sup>：

哪一種是分解複雜系統的正確方式 — 以演算法為切入點，還是物件？這其實是個刁鑽的問題，因為正確答案是「兩種觀點都很重要」：演算法觀點突顯事件的次序，而物件導向觀點強調「做出行為或身為某操作的施用對象」的主體。然而，事實是我們不能同時以兩種方式建造一個複雜系統，因為此二者是正交的觀點。我們開始分解系統時，只能從演算法或物件觀點之一下手，然後用析出的結構作為表達其餘觀點的框架。

---

<sup>1</sup> [Booch94] sec. 1.3, "Algorithmic versus Object-Oriented Decomposition," p. 17.

Booch 接著指出先套用物件導向觀點對於程式員較為自然。我們不繼續闡論兩種分解方式的區別和適用時機，而把焦點放在物件導向思維本身。

## Data Abstraction

### 介面與實作

由上段可知，我們將複雜系統拆解為一個個物件後，構成整個系統的是這些物件的互動。當抽象層級在系統層次時，我們關注的就是這些物件的行為，此處的物件行為可定義為「接收到某個訊息時所做出的反應」。因此所謂物件互動，就是物件之間互傳聲息而有所反應。傳訊的概念體現於程式語言，就是喚起該物件的 public instance methods<sup>2</sup>。一個物件所能處理的全部訊息，便構成此物件的**介面** (*interface*)<sup>3</sup>，一般是所有 public instance methods 的簽名式 (signatures) 所構成的集合。欲與物件溝通，就應該透過此物件的介面，因為介面是這個物件所能處理的全部訊息。相對於介面，就是物件本身的**實作**內容 (*implementation*)。介面是物件提供外界作為溝通橋樑的部份，而實作是物件內部運行所需的各式資料或機制，外界不應干涉。

至此，一個物件的成份就分為兩類，一類是外界可取用的介面，一類是外界不應干涉的內部實作。介面隱藏物件內部的複雜機制，抽取 (abstract) 出這個物件的外顯行為，提供較為高階的一組語意。請注意：我們稱介面是物件的外顯**行為**，因此絕大部份組成介面的成員都是函式而非資料。此事稍後在 design by contract 的脈絡下有更強力的證成。

Andrew Koenig 有句名言<sup>4</sup>：

*Abstraction is selective ignorance.*

在 data abstraction 的脈絡下詮釋該句：外界選擇忽略物件的實作部份，只關心物件的介面，從而只關心物件的外顯行為。因此若遵守「與物件互動時僅存取其介面」的規定，那麼即使是 C 也能夠模擬物件。但 Stroustrup 說得好<sup>5</sup>：

此處有個重要區別。一個語言宣稱**支援** (*supports*) 某種編程風格，意思是它提供設施使得運用該種風格很方便 (合理地簡單、安全、有效率)。一個語言不支援某種技巧，意思是撰寫那種程式需要額外心力或不尋常的技術；它只是**允許** (*enables*) 使用該種技巧。

<sup>2</sup> 在 C++ 就是 public non-static member functions。

<sup>3</sup> 此處的 interface 採其廣泛意義，非指 Java 的 interface 構件。後者只是前者於 Java 語言的體現，這在本文稍後有所論述。

<sup>4</sup> [Koenig97]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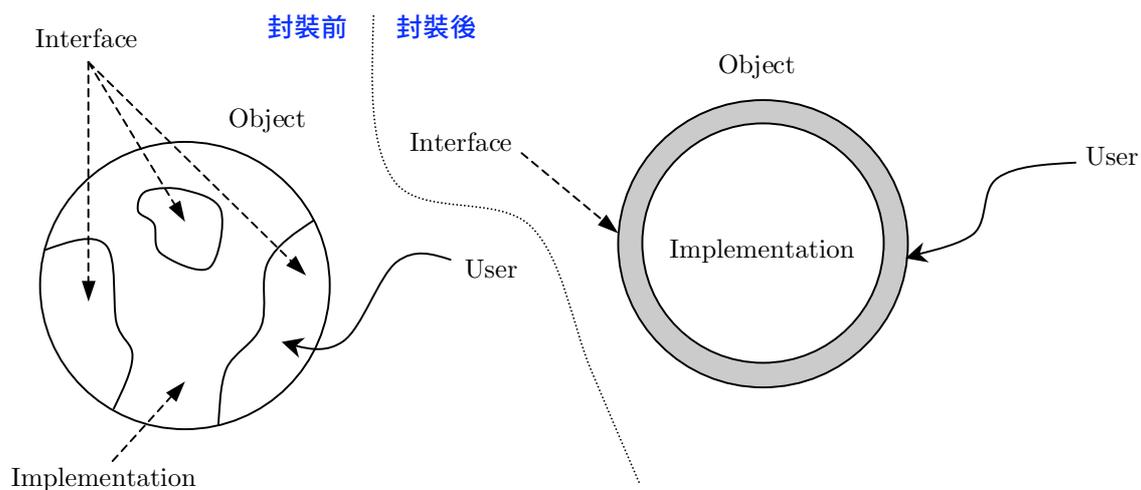
<sup>5</sup> [Stroustrup91] sec. 2 “Programming Paradigms,” par. 2.

例如，你可以用 *Fortran* 寫結構化程式，用 *C* 寫型別安全的程式，在 *Modula-2* 裡使用 *data abstraction*，但這麼做會有非必要的困難，因為這些語言不支援那些技巧。

## 封裝

物件導向語言對 *data abstraction* 的回應（也就是此類語言宣稱支援物件所必須提供的設施）之一就是封裝（*encapsulation*）。既然外界僅應與物件的介面溝通，不應干涉實作，那麼就用介面把實作包藏在內，令外界僅能接觸介面而無法看見實作，強迫物件的使用者專注於介面，從而強制實現 *data abstraction*。一般支援封裝的方式是提供對成員的存取控制（*access control*），*public members* 就構成物件介面，*private members* 則是物件實作。

另一方面，封裝後使用者只能存取介面，如此只要介面不變，無論實作如何改變，使用者都不會受到波及。「使用者撰寫的程式碼」和「物件的實作程式碼」之間的耦合關係因為封裝而強制被解除，術語稱這個過程為除耦（*decoupling*）。介面就如同一道防火牆，使一側的變動不至於擴散到另一側。



## Design by Contract

接著我們引入 Bertrand Meyer 的方法論 *design by contract* (DBC)，進一步論述介面與實作的角色，以及封裝的必要性。DBC 是個效力甚強的規範，無論在實務上檢驗程式正確性，或如本文內用以刻劃原則，都相當有效。Meyer 以「契約」形容物件介面的詳細規格，簽訂這份契約的雙方是分別在物件介面兩側進行編程的「物件設計者」和「物件使用者」。這份契約最顯眼的部份是介

面上各個函式的簽名式 (signature) 和語意。請注意：語意往往無法以程式語言描述，必須另外以文件闡明。Arnold、Gosling、和 Holmes 特別指出這一點<sup>6</sup>：

一個常見的假設是，*class* 宣告的函式就是 *class* 的完整契約。函式語意也是契約的一部份，即使它們可能只描述於文件內。兩個函式可能擁有相同的名稱和參數，並擲出相同的異常，但如果它們的語意不同，兩者就不等同。例如並不是每個名為 *print* 的函式都可被假設為印出一份 *object* 複本。也許有人將 `print()` 的語意定義為 “*process interval*” 或 “*prioritize nonterminals*”，雖然我們並不建議這麼做。函式的契約 — 簽名式 (*signature*) 和語意 — 定義出函式的意義。

Java documentation comments 的設計良好地反映這個觀點，提供一套標準機制，讓「描述函式語意的文字」能和函式一起出現在程式碼之中，並能以工具萃取出來，產出描述 *class* 介面的網頁。

除了函式明確指出的介面以外，較隱晦的一個條款是 *class invariant*，指明此類物件的狀態 (state) 必須滿足的條件。最常見的情況是，物件狀態由 *instance variables* 組成，此時任意賦值給各個變數不一定是有意義的狀態。以下面的 C++ `class Stack` 為例：

```
template <typename T>
class Stack {

public: // interface

    // copy-control members omitted

    void push(const T&);
    void pop();
    T& top() const;

    size_t size() const;
    bool empty() const;

private: // implementation

    T* buf;
    size_t buf_size;
    size_t cur_size;

    void grow();
};
```

Stack objects 必須遵守的 *class invariants* 有：

1. `cur_size` 恆小於等於 `buf_size`。

---

<sup>6</sup> [Arnold05], chap. 2 “Classes and Objects,” par. 3, p. 41.

2. `buf[0]`到`buf[cur_size - 1]`是 `stack` 內的所有元素，且依適當順序擺放。

只有在上述兩條 `class invariants` 成立的環境下，`Stack objects` 才處於有效狀態 (`valid state`)，其成員函式 (`member functions`) 方能正常運作。這裡引出「契約」裡面關於成員函式的細則：對每個成員函式的呼叫都帶有前置條件 (*precondition*) 和後置條件 (*postcondition*)。呼叫某個成員函式之前，呼叫者必須確保該成員函式所需的前置條件都已滿足。另一方面，每個成員函式回返前都必須確保其後置條件成立。`Class invariants` 即自動蘊含於每個成員函式的前置條件和後置條件之內。物件在一個個成員函式呼叫之前與之後維護其 `class invariants`，從而持續處於有效狀態而得以持續有效運作。請注意：成員函式執行期間，`class invariants` 可以暫時被摧毀。例如上例的 `private` 成員函式 `grow` 負責增長儲存空間，過程中會摧毀 `Stack` 的 `class invariants`，但 `grow` 回返之前，必須重新建立 `class invariants`。

由 `class invariants` 的觀點，可輕易證成封裝的必要性。若允許外界任意修改物件內容，那麼 `class invariants` 無法保證恆成立。相反地，成員函式是物件的一部份，物件設計者能夠謹慎撰寫成員函式維護 `class invariants`，最後經由封裝機制，便能確保 `class invariants` 恆成立。(因為唯一可能破壞 `class invariants` 的外部使用者僅能存取沒有破壞效果的成員函式。) 第二序原則「絕大多數情況不應將 `member variables` 暴露於介面」的證成可直接由上段論證獲得。一個例外的經典例子是 C++ 的 `std::pair`，此類物件單純把數個變數打包在一起，因此 `std::pair` 的 `member variables` `first` 和 `second` 無需特別的 `invariants` 束縛，而不受前述原則約束。

一個成員函式呼叫所需的 `class invariants` 係由前次成員函式呼叫保證成立。那第一次成員函式呼叫所需的 `class invariants` 呢？從無到有建構 `class invariants` 的任務就落在建構式 (`constructor`) 身上。建構式接收「生成一個物件」所需的所有參數，設立物件存活所需的環境，這在 `design by contract` 的脈絡下就是 `class invariants`。物件生成必定伴隨建構式呼叫，從而確保物件「出社會」時，所有的 `class invariants` 已然齊備。

## 論 C++ Friend 函式

一個常見的說法是「C++ `friend functions` 破壞封裝性」，但其實 `friend functions` 對封裝性的破壞力和 `member functions` 相當<sup>7</sup>。這麼說的原因很簡單 — 與 `class` 處於同一個 `namespace` 的 `friend functions` 也是 `class` 介面的一部份，只是呼叫形式不同。Sutter 以 C++ 的 `Argument-Dependent Lookup` (ADL，又稱 `Koenig Lookup`) 規則支持此一事實<sup>8</sup>。當喚起一個非成員函式，ADL 要求 `overload resolution` 的第一步 `name lookup` 必須把「引數型別所在的 `namespace(s)`」納入搜尋範圍，

---

<sup>7</sup> 依[Meyers00]的說法。

<sup>8</sup> [Sutter00], “Name Lookup, Namespaces, and the Interface Principle.”

因此喚起 friend functions 和喚起 member functions 除了語法以外沒什麼差異。至於「所在 namespace 與參數型別棲身之 namespace 相異」的 friend functions 違反的是模組化原則，算是濫用 (abuse)，不在討論範圍內。

## Abstract vs. Concrete

嚴格地講，僅用上 data abstraction 的程式不能稱為物件導向程式。物件導向編程奠基於 data abstraction 繼續延伸，但 data abstraction 並不必然發展為 object-orientation。一個重要的反例是 C++ STL，它的基石之一就是 C++ 的 data abstraction 機制，但其設計思維 generic programming 的旨趣、實作和 C++ OOP 無顯著交集。Data abstraction 的產物一般稱為 abstract data types (ADT)，Doug McIlroy 曾如此評論：

*Those types are not “abstract,” they are as real as int and float.*

此句中的 “real” 也可代換為 “concrete”。表面上，abstract 與 concrete 兩相矛盾，但此時卻用來形容同一個概念。解釋這層（表面上的）矛盾有助於釐清 data abstraction 的真意。

“Concrete types” 是 Stroustrup 偏好用來稱呼 ADT 的辭彙<sup>9</sup>：

……相對簡單的「具體」使用者自定型別，邏輯上和內建型別沒什麼不同。理想上，此類型別和內建型別在使用方式上不應有差異，只在產生方式上有所不同。……我稱呼單純的使用者自定型別為 *concrete types*，以和 *abstract classes* 與 *class hierarchies* 有所區別，同時強調它們與內建型別如 `int`、`char` 的相似之處。……它們的使用模式和其設計背後的「哲學」相當不同於常被宣揚的 *object-oriented programming*。

C++ 發展出一套完整機制支援 data abstraction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operator overloading，這使 concrete types 的介面能夠和內建型別極為相近，戲劇性地縮短兩者之間的差距。封裝讓我們只看到 concrete type 的介面而不見實作，正如我們操作 `int` 時任意使用整數算術而不理會機器如何處理加法一般。我們甚至可以從字面意義詮釋 “concrete” types：concrete objects 硬實不變，就如同 `int` 的表述 (representation) 與操作烙在機器上堅不可變一樣。介面和實作是一體的，只是我們選擇從介面外殼存取它們而已。Data abstraction 的硬實特質稍後將被 OOP 軟化鬆動，創造出執行期多型 (runtime polymorphism)。

---

<sup>9</sup> [Stroustrup00], sec. 10.1, p. 224, par. 2; sec. 10.3.4 “The Significance of Concrete Class,” p. 241.

至於 ADT 中的 abstract，自然是源於 data abstraction，描述的是 ADT 暴露在外的抽象介面。這裡的抽象和先前的具體並不相斥，因為此處的抽象並不是說物件虛無飄渺難以捉摸，而是 Koenig 所稱的選擇性忽略 — 把使用者真正關心的特質抽取出來，忽略其他非關注焦點的部份。

## 繼承與多型

### 差異編程

繼承 (inheritance) 的第一種使用模式是差異編程 (program by difference)，精神上是 data abstraction 的直接擴充。給予一個 ADT，若要強化或增加其功能，可針對需要修改的部份撰寫程式，不需修改的部份則直接繼承，如此獲得一個新的 ADT。我們稱原本的 ADT 為 superclass，新生的 ADT 為 subclass，在 C++ 的術語是 base class 和 derived class。由此類繼承的目的立刻能推得 name hiding 的高階意義 — 如果在 derived class 裡面出現一個同名函式，其目的是替換掉 base class 的對應函式，因此名稱應該決議至 derived class 所定義的版本。一個式子就能解釋這種繼承的絕大部份行為：

$$A \text{ subclass object} = a \text{ superclass (sub)object} + \text{subclass extension.}$$

一個直接推論就是，subclass 建構式必須 (隱寓或明白地) 喚起 superclass 建構式。請注意，subclass object 之於「其內含的 superclass object」仍是使用者，所以 derived object 使用 base object 的方式和一般使用者完全一致，base class 的實作部份 (存取層級為 private 的部份) 也不為 derived object 所見。然而，繼承的目的是精煉或修改 superclass 的行為，這可能需要存取 superclass 實作部份。可能的解決方案包括解除封裝或把部份實作放到介面，但這將增加與一般使用者的耦合性。C++/Java 的解法是引進另一個存取層級 protected，實質意義是造出另一個針對 derived class 的介面，透過這個介面能存取 base class 不應公開給一般使用者但應提供給 derived class 使用的部份。請注意，這暗示 derived class 和 base class 之間有強烈的耦合性 (base class 的變動容易波及 derived class)，因此繼承常被形容為兩物體 (entities) 間最強的關係<sup>10</sup>。

在 C++，若以傳值 (by value) 方式將 derived object 賦值給 base class variable，發生的是 slicing — 被複製過去的只有 derived object 裡面的 base object。(差異編程模式的繼承之下) 若讓一個 base pointer/reference 指向一個 derived object，效果就相當於指向該物件內含的 base (sub)object — 透過這個 pointer/reference 喚起的成員函式一定是 base class 定義的版本。換句話說，一個變

---

<sup>10</sup> 在 C++ 有個例外 — friend functions。從前面的討論可知，friend functions 其實是 object (介面) 的一部份。

數的 declared type 和此變數所指涉 object 的 actual type 永遠符合。因此在差異編程下的繼承，介面（declared type）和實作（actual type）之間仍未鬆動，並未跳脫 data abstraction 的思維。

## 介面編程

往 OOP 最重要的一步跳躍，在於鬆綁 ADT 介面與實作間的緊密連結關係，引出動態多型 — 介面後的實作能夠在執行期變動。GoF 提出一個核心的 OO 原則<sup>11</sup>：

*Program to an interface, not an implementation.*

乍看之下這和 data abstraction 沒太大差異 — 封裝不就強迫我們針對介面編程了嗎？關鍵在於，ADT 的介面與實作是一體而且固定的，使用者只是選擇把關注焦點放在介面，而多型編程的對象完全是介面本身，介面後的實作可動態抽換，甚至可能是使用端未知的物件。但並非任意物件都能被換上、接在介面之後，這個實作品必須遵守介面所定的契約。而聲稱「某個實作品遵守介面之契約」的方式，就是繼承。

在介面編程模式的繼承下，subclass 仍然是個擁有自己的介面與實作的 ADT，但它同時也繼承 superclass 的介面，並適當替換 superclass 某些函式的實作。請注意，替換後的實作仍須遵守 superclass 介面的契約，因為介面編程的精髓在於「透過 superclass 的介面使用 subclass objects」的能力。這要求 subclass 和 superclass 之間具有所謂的 *IsA* 關係，例如 class Rectangle 繼承 class Shape，語意即矩形「是一種」形狀。更精確的定義由 *Liskov Substitution Principle* (LSP) 給出<sup>12</sup>：

任何可使用 *superclass objects* 的地方，都必須能以 *subclass objects* 代換。

這個原則所指示的可代換（substitutable）關係是介面繼承的核心。Liskov 的原文是：

此處所要的是類似以下的代換性質：若對於每個型別  $S$  的物件  $o_1$ ，都有個型別  $T$  的物件  $o_2$ ，對於所有以  $T$  定義的程式  $P$ ，以  $o_1$  代換  $o_2$  時  $P$  的行為不變，則  $S$  就是  $T$  的 *subtype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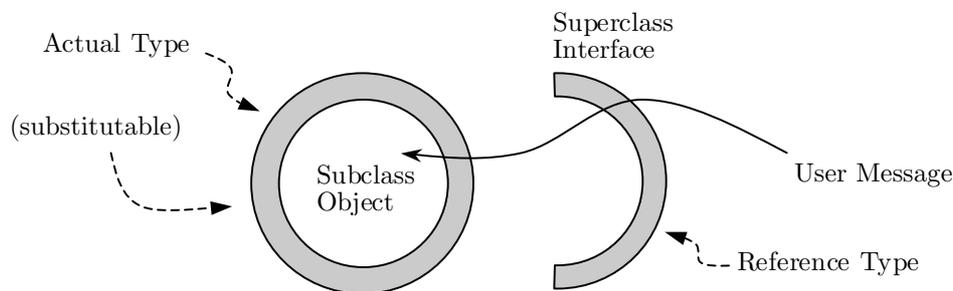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改由傳訊的觀點詮釋介面編程：在 data abstraction 下，當我們傳遞訊息給一個 class 的介面，處理訊息的就是那個 class 本身的實作。程式執行期間，每個訊息會被哪份實作處理都已確定。但在介面繼承下，當我們傳訊給 superclass 介面，我們不能確定處理訊息的是 superclass object 或哪一個 subclass object — 訊息會穿透介面抵達彼端的未知物件，由那個物件依照自己設定的方式處

---

<sup>11</sup> [Gamma95], sec. 1.6, “Programming to an Interface, not an Implementation,” p. 17.

<sup>12</sup> [Martin02], chap. 10, “LSP: The Liskov Substitution Principle.”

理那個訊息。只要彼端物件不違反 LSP，這個訊息就能被妥善處理，因為介面契約讓雙邊能夠在不認識對方的情況下無隙合作。



這樣的函式呼叫機制顯然和差異編程模式下的繼承相當不同，靜態繫結 (static binding) 無法達成這樣的效果。針對 superclass 介面撰寫程式，若採用靜態繫結，處理訊息的永遠是 superclass object。此處需要的機制不能在編譯期就決定函式名稱的繫結對象，必須等到執行期，真的有個物件在介面之後，才喚起那個物件的對應函式。這個關鍵機制就是**動態繫結 (dynamic binding)**，也稱晚期繫結 (late binding) 或虛擬繫結 (virtual binding)。在 Java，所有 instance methods 預設採用動態繫結，而在 C++ 需明確以 virtual 修飾之。動態繫結係根據物件的 actual type 決定繫結對象，而非物件的 reference type — 前者是實際用以生成該物件的 class，而後者是用以指涉該物件的 class，也就是用以存取該物件的介面。當一個函式採用動態繫結，就能保證無論透過哪個介面存取物件，都能喚起正確的函式。從 superclass 介面觀之，原本應該喚起 superclass 函式，現在因為動態繫結改而喚起 subclass 函式，猶如後者蓋過前者一般，因此我們稱 subclass 函式覆寫了 (overrides) superclass 函式。

動態繫結與介面繼承攜手登場，就帶來 OOP 核心的核心 — **多型 (polymorphism)**<sup>13</sup>。多型的意義在於，我們針對介面撰寫程式，介面之後的物件形態可能活跳亂蹦，但一定遵守介面契約，如此我們寫的程式毋需修改 (甚至毋需重新編譯) 就能與未知的程式協同運作。這符合 Bertrand Meyer 深具洞見的 **Open-Closed Principle (OCP)**<sup>14</sup>：

*Software entities (classes, modules, functions, etc.) should be open for extension, but closed for modification.*

針對 superclass 介面撰寫的程式不再更動，謂之封閉；藉著提供適當的 subclass 實作品而得以產生不同的擴充行為，謂之開放。重新省視 GoF 所提出的原則，若針對實作品撰碼，正違反了 OCP — 使用者的程式碼與實作耦合，擴充程式功能時就可能得修改既有程式碼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在

<sup>13</sup> 本文中指涉「多型」均採狹義觀點，侷限於 OOP 的動態多型，而不考慮其餘種類的多型。

<sup>14</sup> [Meyer97]; [Martin02], chap. 9, “OCP: The Open-Closed Principle.”

執行期，ADT 就是一種實作品，因為傳遞訊息給 ADT，這個訊息一定由 ADT 本身的實作加以處理，所以意義上是 “program to an implementation”<sup>15</sup>。OCP 也可證成 LSP：如果有某個 subclass object 無法代換掉 superclass object，定然是這個 subclass object 有一些不符合契約的特性，那麼當初針對 superclass 撰寫的程式不一定能原封不動而適應這個 subclass object 的特性。

運用多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application framework，應用程式的框架都已準備妥當不需修改，程式員只需撰寫適當的 subclasses 提供自定行為。執行時，框架程式碼負責驅動所有基礎設施，並在適當時機透過多型機制喚起那些自定行為。這就使框架得以**重用**（*reuse*），而讓應用程式撰寫者得以專注於應用程式的特化行為，毋需每次從輪子重新打造（reinvent the wheel）。

## 從 DBC 看 LSP

我們再次請出 Design by Contract 方法論，更精確地刻劃 LSP 所描述的可代換關係。DBC 指出每個成員函式的呼叫前後分別有前置條件和後置條件必須滿足，這就限制了 subclass 成員函式的實作方式，因為根據 LSP，subclass 提供的函式實作必須遵守 superclass 介面所訂的契約。一般化的說法是：

*Subclass* 函式所需的前置條件不得強於 *superclass* 函式，而 *subclass* 函式所建立的後置條件不得弱於 *superclass* 函式<sup>16</sup>。

這個定理除了指引 subclass 函式的寫作方式以外，也可用來解釋某些語言構件的設計。例如，Java 的 overriding method 之存取層級只能比 overridden method 來得寬鬆，這來自前置條件的限制——如果 overridden method 已經是 public，就代表此函式在契約上聲稱眾生皆可存取，那麼 overriding method 就不應該是 protected（或其他層級），因為這樣的函式僅限 subclasses 存取，使前置條件變強。又例如，Java/C++ 都支援 covariant return types，這個特性允許 overriding method 的回返型別不須與 overridden method 的回返型別完全相同，而可以是後者的 subtype。使用端只預期回返的是 supertype，但實際上給的卻是較特化的 subtype，後置條件變強，不違反 LSP。

## Abstract Classes & Java Interfaces

Abstract class 把介面編程的概念再往前推一步，允許程式員省略部份函式的實作，只留下介面。因為實作不全，abstract class 無法具現化（instantiated），subclass 必須填補所有遺漏的實作細節

---

<sup>15</sup> 請注意，這是假設「執行期需要變動」（介面編程的威力所在）所得到的結論。如果執行期不需變動行為且允許重新編譯，ADT 本身的介面即足以隔離使用端和實作部份。

<sup>16</sup> 以反證法即可輕易推得這個結論：若 subclass 函式的前置條件強於契約上的前置條件，使用端未必會提供足夠強的前置條件，那麼 subclass 函式無法保證正確運作；若 subclass 函式的後置條件弱於契約上的後置條件，那麼使用端假設成立的事實可能不為真。

方能具現出物件。繼續純化，就抵達 Java interface 構件 — 所有實作皆不列，純粹指定介面，作為編程的對象。因為介面的概念在 Java 被提煉成 interface 構件，Java class 就不像 C++ class 那樣兼任「作為編程對象的介面」的角色<sup>17</sup>，而純粹是實作品，因為帶有實作的程式碼都放在 Java class。經先前一番討論，Java interface 的設計應該相當直覺（例如所有 members 自動成為 public、變數自動成為 static non-blank final）。Arnold、Gosling、和 Holmes 如此評論：

任何你預期將被擴充的主要 class，無論為 *abstract* 與否，都應該實作某個 *interface*。

此句的證成相當簡單：句中所描述的 class 顯然意圖用於介面編程，而 Java 又已把「介面」淬鍊成 interface 構件，因此在 Java 最恰當的做法是明確以 class 代表實作、interface 構件代表介面。

若要使一個物件契合多個介面，C++ 提供多繼承（multiple inheritance），但因 C++ class 未將介面與實作的概念分開來，多繼承可能使繼承得來的多份 base class 實作發生衝突。Java class extension 採單繼承（single inheritance），但允許繼承（實作）多個 interfaces，避開多份實作的衝突問題。程式員可能用多個介面指涉同一個物件，例如可以透過該物件自己的 class、它的 superclasses、或它所實作的 interfaces。這或可稱為物件觀點的多型：一個物件有多個介面，因為動態繫結而總是能親身處理自各個介面傳來的訊息。選擇從其中一個介面觀察此物件時，就如同戴了一副有色眼鏡，只看得到物件契合這個介面的部份，而透過這個介面傳送過去的訊息總是被物件妥當處理，無論這個介面和物件的 actual type 距離有多遠。

## 總結

以下是我們從最簡單的物件概念走到純粹介面編程的諸里程碑：

1. 物件導向的精神在於將複雜系統分解為彼此互動的物件。
2. 區分物件介面與實作，前者是外界與物件的溝通管道，後者是物件內部的運行機制。
3. 封裝把實作隱藏在介面之後，強制實現 data abstraction 並降低耦合性。
4. 差異編程的繼承機制讓程式員能方便地從既有的 ADT 產生新的 ADT。
5. 介面編程把介面的概念獨立出來，運用動態繫結和繼承造出執行期多型，讓介面後的實作品能夠極具彈性地任意抽換。至此我們才踏進了 OOP 的大門。

---

<sup>17</sup> Java interface 在 C++ 的對偶角色是「成員全為 pure virtual functions」的 abstract class。

## 致謝

感謝白夜 (Thirddawn) 同學予我動機擬出本文骨幹 ☺。

## 參考資料

- [Arnold05] Arnold, K., Gosling, J., Holmes, D. *The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*. Fourth edition, Addison-Wesley, 2005.
- [Booch94] Booch, G. *Object-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with Applications*. Second edition, Addison-Wesley, 1994.
- [Gamma95] Gamma, E., Helm, R., Johnson, R., Vlissides, J. *Design Patterns*. Addison-Wesley, 1995.
- [Koenig97] Koenig, A., Moo, B. E. *Ruminations on C++*. Addison-Wesley, 1997.
- [Martin02] Martin, R. C. *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: Principles, Patterns, and Practices*. Prentice Hall, 2002.
- [Meyer97] Meyer, B. *Object-Oriented Software Construction*. Second edition, Prentice Hall, 1997.
- [Meyers00] Meyers, S. *How Non-Member Functions Improve Encapsulation*. *C/C++ Users Journal*, February 2000.
- [Stroustrup91] Stroustrup, B. *What is Object-Oriented Programming? (1991 revised version)*. Proc. 1st European Software Festival. February, 1991.
- [Stroustrup00] Stroustrup, B. *The C++ Programming Language*. Special third edition, Addison-Wesley, 2000.
- [Sutter00] Sutter, H. *Exceptional C++*. Addison-Wesley, 2000.